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研究

刘国斌, 陆 健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长春 130012)

摘 要: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及表现形式,其产业培育对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起到了动力支撑作用。本文基于“亚核心”理论,对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与“亚核心”理论逻辑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为县域经济“亚核心”建设提供动力支撑,县域经济“亚核心”的形成成为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提供空间平台,二者关系紧密。在此基础上,对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的形成机制以及实现路径进行具体分析,旨在为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就地就近城镇化;“亚核心”;产业培育;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877(2019)01-0063-07

Research on the Industrial Cultivation of Local and Nearby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LIU Guobin, LU Jian

(College of Biological and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local and nearby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manifesta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its industrial cultivation has played a driving role in accelerat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sub-core” theory,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cultivation of local and nearby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sub-core” theory was analyzed in the paper.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industrial cultivation of local and nearby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provided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sub-core” construction of country economy, and the formation of “sub-core” of country economy provided a spatial platform for the industrial cultivation of local and nearby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two were closely related. On this basi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 for the industrial cultivation of local and nearby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were analyzed specifically, aiming 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industrial cultivation of local and nearby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Local and nearby urbanization; “Sub-core”; Industrial cultivation; The new era

1 引 言

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发展迎来新变化,就地就近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新的思路,对于构建我国新型城镇格局,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市民化进程等具有重要战略作用,而产业培育作为就地就近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关键,其对加快就地就近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解决城乡经济不平衡不充分

发展矛盾等具有积极意义。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拓宽农业产业链,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打造健康生态持续发展的特色小镇,进一步加快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进程。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先农业农村发展,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更是提出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村产业发展,这对于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具有重要作用^[1]。在这些新时代新环境下,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焦点。

国内学术界对城镇化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较

收稿日期:2018-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JL122)

作者简介:刘国斌(1963-),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县域经济理论与实践及县域产业结构与布局、新型城镇化与县域发展。

多,关于就地城镇化的制约因素及影响要素方面的研究,黄文秀等认为社会保障、城镇谋生能力、生活环境变化、食品安全和污染等是制约农户就地城镇化的影响要素^[2]。唐丽萍等认为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差异较大,半城镇化现象以及小城镇规模小集聚能力较弱等制约就地城镇化发展^[3]。焦晓云认为发展理念滞后、产业支撑不足、制度体系不健全等制约和阻碍着就地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4]。吴迪认为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与就地城镇化关系密切,是影响就地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5]。徐丽等认为农户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社会关系、对就地城镇化的参与和认知度等是影响农户就地城镇化的要素^[6]。关于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方面的研究,刘波等认为农业就地产业化、农村就地社区化、农民就地职业化的“三化”联动模式是实现就地城镇化的重要途径^[7]。李强等认为就地城镇化是具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道^[8]。关于就地城镇化的功能及作用方面的研究,李强等认为就地城镇化既可以降低城镇化成本和制度制约,又能够促进农业农村持续深化发展,提升城乡经济发展潜力^[9]。陈晓红等认为就地城镇化影响着区域消费市场结构,能够进一步完善消费市场,提升城镇发展质量,满足当地居民的市场消费需求^[10]。关于就地城镇化的对策措施方面的研究,廖永伦认为推进就地城镇化必须坚持规划先行,提升城镇建设水平;坚持发展产业,关注社会民生;完善城镇功能,促进城乡统筹^[11]。李建等认为就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和内容,在推进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应该发挥政府公共政策引导作用,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推进土地流转和新型社区建设,以扩权强镇促进小城镇发展^[12]。

综上所述,国内众多学者对就地城镇化发展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研究主要集中于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制约因素及影响要素、功能及作用、对策措施等方面,就单纯的产业培育问题研究较少,尤其是十九大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实施,对于就地就近城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业发展作为就地城镇化的支撑动力和重要内容更应该引起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就地就近城镇化的产业培育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因地制宜地进行产业培育,进而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进程。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在“亚核心”理论等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对新时代下的就地就近城镇化

产业培育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旨在深入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解决城乡区域失衡问题,推进城乡经济向高质量持续繁荣阶段转轨。

2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是培育新的产业增长极的必经之路,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举措,对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在创新、协调等新时代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将进一步转变农业生产结构和技术体系,进一步实现农业产业要素集聚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供给侧改革,实现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这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优先农业发展总目标实现的必经途径。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在一定范畴内包含了对农业领域的新业态的培育,围绕城镇农业产业资源,集聚周边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使之形成新的经济优势,这既延长了农业产业链,也有助于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于加快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产业整体质量等具有积极意义,也是优先农业发展,助推传统农业改造,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的产业培育需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只有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才能进一步推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进而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为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不充分问题提供有力支撑。

2.2 培育新的产业增长极的必经之路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是城乡经济提质增效的必经之路,也是培育新的产业经济增长极的必经之路。新时代下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是一个资源优势培育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区位优势极化以及经济集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围绕城镇优势资源培育新的优势产业,进而集聚新的生产要素,不断提升城镇新产业的附加值,这对于增强城镇产业活力,辐射带动城乡经济发展作用巨大,对于壮大城镇经济,形成新的城乡经济增长极起到积极作用。一方面,就地就近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模式,对于

解决城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随着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的持续推进,这些地区的空间承载力持续增强,能够有效承接城市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优化了城镇产业结构,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有助于推进新的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围绕城镇或农村地区的特色资源培育新的产业,有助于激活农村地区发展活力,吸引更多的外部要素流入该产业领域,使之成为新的主导产业,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进程。特别是非农产业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推进了就地就近城镇化进程,2017年,我国农业经济占比为7.9%,非农产业占比92.1%(依据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资料整理)。与2015年相比,第一产业比重小幅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基本持平,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1个百分点,非农产业比重持续增加,经济中心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变,新的产业增长极也不断形成和发展,对于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2.3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举措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是加快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举措。新时代下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实质上就是城镇非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在产业培育过程中,新的产业形态不仅能增强对城镇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更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使之既能满足新兴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又能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促进农民增收。非农产业的发展壮大也体现出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对于优化城镇劳动力就业结构,带动产业经济进步以及促进城乡经济统筹协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也是助推乡村经济振兴的重中之重。一般来讲,新的产业培育必然会遵循特色资源挖掘、资源优势培育向区位优势转化、区位优势极化的阶段,新的产业也会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部门,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由于新的主导产业部门其创新能力、竞争能力、收入水平等都相对较高,因而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较强,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数据显示,2017年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数量达到35 178万人,与2016年相比,减少了997万人,同比降低2.76%,与2012年相比,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减少了4 424万人,降低了11.2%;2017年城镇劳动力就业人数达到42 464万人,与2016年相比,就业

人数增加了1 034万人,增长了2.5个百分点,与2012年相比,城镇劳动力就业人数增加5 360万人,增长了14.45个百分点(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资料整理)。可见,劳动力就业呈现出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不断减少而城镇劳动力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些数据也直接或间接反映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在不断加快。根据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来看,由于新的主导产业部门其预期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劳动力在其他产业部门的平均收入水平,在逐利性的导向下,农民为了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提高其生活质量,农村劳动力不断向这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新的主导产业部门转移就业。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过程就是非农产业不断壮大的过程,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产生着拉力。

3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的理论依据——“亚核心理论”

3.1 “亚核心”理论内涵

“亚核心”理论是基于弗里德曼的“核心-外围”理论、区位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以及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的理论,是县域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分支,对于本文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的产业培育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有关县域经济“亚核心”的相关理论研究,刘国斌等首次提出了县域经济“亚核心”的发展规律,对于县域经济“亚核心”做出如下定义:县域经济“亚核心”就是指在城市核心区以及农村边缘区之间建立的一个具有特定地缘空间范围的且产业完备功能齐全的依托县域中心城镇的次级核心区,即“亚核心区”,该区既从属于核心区,是核心区的外围,又统领着边缘区,是农村等边缘区的核心,起着承上启下之功能,对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该发展规律可以表述为:县域经济发展遵循着“特色资源培育—资源优势的形成—资源优势转化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极化”的有序渐进过程^[13]。刘国斌又通过对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提出县域经济“亚核心”的构建应该是坚持在核心区外围培育一个“亚核心”的发展模式,具体是要通过特定农产品产业化、特定工业产品生产体系构建以及特定服务产品供给体系的构建来逐步实现^[14]。于天福等研究认为: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必须要依据资源优势来培育主导产业,加强各县(市)之

间的经济合作,通过实现产业集聚来助推其县域经济发展,这也是加快推进县域经济“亚核心”的有力措施^[15]。刘国斌等研究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县域经济应充分利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社会对资源的保护程度、政府对资源的监督管理作用、通过土地流转、培育优势资源、建立新型产业园区、吸引外部投资和人才、优化产业结构等进行产业集聚发展,逐步形成县域经济“亚核心”,以达到服务城市又支援农村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又带动县域产业发展的目的^[16]。刘国斌等通过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域经济“亚核心”的作用机理,提出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以其空间载体和集聚农村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县城作为联结中心城市和农村乡镇的中介,具有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核心”效应^[17]。

基于以上有关县域经济“亚核心”的研究,本文认为县域经济“亚核心”理论的核心内涵是: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综合,既具有城市经济特征又存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属性,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综合,县域经济起着承接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作用。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区域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边缘地位,而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介乎于二者之间,它既从属于城市经济发展,又带动着农村地区的经济进步,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核心”,与城市核心区和农村边缘区共同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地域系统。通过县域特色资源的培育和特定产业的发展,加强县域地区的产业集聚能力,完善县域产业体系,提高县域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和建设的支援能力以及服务和辐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能力,起到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纽带作用,使县域经济发展成依附于城市地区经济的次级核心区—亚核心,从而达到县域经济发展及社会经济进步的目标,进而助推县域经济进步,推动小城镇建设,不断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尤其在新时代下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过程中,以中心城镇为依托所建立的县域经济次级核心区必须要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功能体系,要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不断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拓宽产业功能,从而提升次级核心区的产业承载力,加快产业梯度转移。通过产业培育,中心城镇地区能够形成新的产业增长极,在新的产业增长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下一

方面,既能够吸引和集聚周边要素资源,壮大新的产业及关联产业,形成产业集聚,进而为核心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另一方面,又能够壮大次级核心区的自身经济实力,辐射带动农村等边缘区经济发展。因此,“亚核心”理论对于指导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具有积极意义。

3.2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与“亚核心”理论的逻辑关系分析

3.2.1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为县域经济“亚核心”建设提供动力支撑

一方面,新时代下的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有助于完善城镇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为县域经济“亚核心”建设提供产业动力基础。县域经济“亚核心”是介于“核心”和“边缘”之间的次级核心,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发展,而产业发展又离不开产业培育,在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产业培育能够进一步优化次级核心区的产业结构,提升该地区产业发展实力,从而形成新的主导产业部门与经济增长极,在极化作用下,其对核心区的支援作用以及对边缘区的辐射扩散作用将不断增强,更有助于推进县域经济“亚核心”的形成和发展。

另一方面,新时代下的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有助于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发展,进而形成新的县域经济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为县域经济“亚核心”建设提供支撑。通过新的产业的培育,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以及配套设施产业将在新的产业领域集聚,从而不断壮大和延长该产业链,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借助新的产业增长极,能够实现城乡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进而辐射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形成新的县域经济“亚核心”。

3.2.2 县域经济“亚核心”的形成为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提供了空间平台

新时代下的就地就近城镇化是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转移,以中心城镇、小城镇等为依托,通过发展社会事业,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使农民就地就业生活并享受城市一般福利待遇的既不离土又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模式。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县域经济“亚核心区”的发展,通过县域经济次级核心区的建设实现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进而吸引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生活,解决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县域经济“亚核心”的形成和发展则为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提供了空间平

台。一方面,县域经济“亚核心”能够为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提供土地资源平台。另一方面,县域经济“亚核心”能够为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提供政策空间平台,进而推进其县域经济“亚核心”的形成和建设。新的产业培育及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带动,只有在本地及上级政府部门政策的支持下,新的产业培育才能深入开展。从这些方面看,县域经济“亚核心”的形成成为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提供了空间平台。

4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的形成机制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是深入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其产业培育应该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遵循“资源优势培育—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产业优势极化”的形成机制,进一步培育具有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和要素集聚,进而推进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为就地就近城镇化提供强有力的机制保障。

4.1 资源优势培育

资源优势培育是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的起步阶段,也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县域经济“亚核心”形成的有效路径。由于农村地区经济资源有限,不可能走“大而全”经济道路,只能在特定领域范围内以及特定的细分市场内发展特色产业部门经济,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辐射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进而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城乡居民对新的产品的需求,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因此,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初期,应该结合当地农村及县城经济的自身特色资源,不断培育和壮大该资源,使之形成资源优势,进而达到局部领域垄断以及局部市场垄断的特定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资源是决定一地区是否具有经济发展潜力及动力的前提,资源越丰富说明该地区经济发展潜力越大,更容易培育资源优势,从而形成局部优势特色的垄断性资源,为其产业化发展提供先天优势。在资源优势培育阶段,企业和政府等部门应该充分发挥其主体功能和作用,努力挖掘农村及县城资源,形成资源优势并使之优势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初期,农村地区及县城地区的经济主体必须加强对特定资源的重视和培育,要加强对资源的挖掘和推广,使之在区域市场竞争中具备比较优势。

4.2 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在新时代下,新的发展理念对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产业培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要推进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转化。在资源优势培育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新的领域的应用,从而通过资源开发形成新的特色产品,进而在市场作用下形成新的产业优势,这对于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具有积极作用,也为新时代县域经济“亚核心”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另一方面,要推进产品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要借助特色产品优势,吸引更多的企业、关联产业、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从而形成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发展,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进而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延长新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特别是在新发展理念下,推进产品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有助于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从而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实现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也是新时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有效阶段。

4.3 产业优势极化

产业优势极化是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的高级阶段。经过该阶段的转化,城镇地区产业得以发展壮大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随着产业优势的不断扩大,农村及县城地区的产业规模及集聚经济效果越强,对于周边的集聚效应也不断提升,从而形成局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这就是产业优势极化的阶段。通过产业优势的极化阶段,一则就地就近城镇化形成自我发展能力,产业动能不断增强,为其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二则形成了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围绕农村及县城特色优势产业集聚周边地区经济要素资源及关联产业部门,形成产品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以及规模经济优势,形成了县城的经济增长极,使之产业融合发展及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大成为可能。三则有助于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层次,进而解决农民就业问题,促进农民增收,为城镇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在产业优势极化阶段,农村及城镇地区产业发展得到极大提升,特色产业的优势积累及创新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快了就地就近城镇化的产业培育以及县域“亚核心”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在新时代下,产业优势极化能够提高其对城乡经济的带动作用,从而带动城乡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对于解决城乡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进程发挥了重要功能及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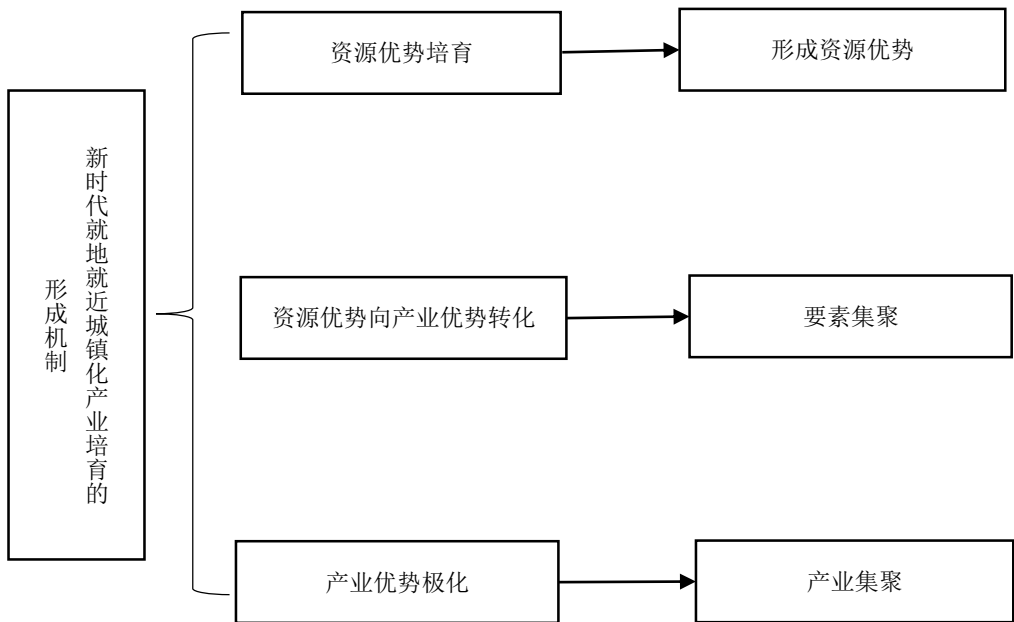


图1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的形成机制图

5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的实现路径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是一个长期系统工程,要围绕加快推进农村六次产业化进程,引进城市核心区优势产业,推进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加强产业培育的政策支持和保障等实现路径下功夫,切实推进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

5.1 加快推进农村六次产业化进程

加快推进农村六次产业化进程是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的有效实现路径。农村六次产业化进程其实质就是农村农业同工业和服务业的有机融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催生出新的产业并形成新的农村产业发展模式,对于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进一步振兴农村经济,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合理配置以及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农村一二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创新农业发展模式,依托工业领域的装备技术武装农业,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培育和打造以城镇特色农产品加工业为主导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农村一三产业融合发展,要以第三产业的新技术和新理念来带动农业经济进步,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为就地就近城镇化建设提供产业动能。此外,要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围绕农业产业,打造集生产、加工、销售、旅游、学习、体验、参观等为一体的六次产业体系,

为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提供助力。

5.2 引进城市核心区优势产业

一方面,新时代下就地就近城镇化需要产业的支撑和带动,只有具备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优势的产业部门,其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才能稳步前进,才能够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业,从而加快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进程。而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过程中其产业培育不仅仅是通过当地优势资源培育及资源优势转化和区域极化的有序过程,更是要与城市核心区产业对接,要引进城市核心区的优势产业部门,为城镇“亚核心”产业培育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城镇地区由于受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缘因素的限制,其产业体系相对不完善,产业部门的质量和层次相对滞后,“三高一低”型产业部门仍普遍存在,这不利于新时代下的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因此,需要引进核心区优势产业部门,要有选择地引进城市核心区的知识型技术型产业以及新兴产业,进一步完善城镇产业门类,优化城镇产业结构,将城镇地区打造成新的区域“亚核心”,从而辐射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5.3 加强产业培育的政策支持和保障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一方面,要加强就地就近城镇化过程中特色资源挖掘及资源优势培育过程中的政策支持。通过资金政策支持、技术政策支持、人才政策支持等进一步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过程中

的特色优势资源培育,进而实现产业培育。另一方面,要加强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区位优势转化过程中的政策支持。要加强招商引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围绕优势资源打造优势产业,并通过政策的支持实现对关联企业产业的集聚,从而形成产业规模经济,不断壮大城镇产业经济实力。此外,要加强区位优势极化过程中的政策支持。在该阶段,城镇地区产业将不断集聚形成规模经济,进而形成局部区域的经济增长极,这需要政府加强政策支持,集聚周边地区人财物等要素资源,为城镇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支持。

5.4 推进特色产业园区建设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的着力点在于推进特色产业园区建设,通过特色产业园区建设,能够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和价值链,从而发挥特色产业的集聚和扩散作用,辐射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首先,要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园区建设。要依托农村地区特色资源进行资源优势挖掘和培育,从而形成产业优势,围绕该特色农业集聚更多的要素资源用于特色农业的多功能开发,从而延长特色农业产业链,进而为特色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提供帮助。其次,推进特色工业园区建设。一方面,可以推进特色食品加工制造业园区建设。另一方面,可以推进特色手工轻纺等工业园区建设。要结合当地特色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建设特色工业园区,从而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就业,为就地就近城镇化建设提供助力。最后,推进特色服务业园区建设,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园区建设。通过特色服务业园区建设,不断完善城镇功能体系,为农业及工业发展提供生产性的服务支持,从而推进产业优势向区位优势极化,不断壮大城镇地区产业体系,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而实现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以转变城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实现新的突破。

6 结 论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是培育新的产业增长极的必经之路,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举措,对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亚核心”理论对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的理论适应性,并

深入剖析了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的形成机制,即:“资源优势培育—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产业优势极化”,并提出了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的实现路径,包括加快推进农村六次产业化进程,引进城市核心区优势产业,推进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加强产业培育的政策支持和保障等内容,旨在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促进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 <http://www.gov.cn/zhengce/> 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 [2] 黄文秀,杨卫忠,钱方明. 农户“就地城镇化”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嘉兴市海盐县为例[J]. 浙江社会科学, 2015(1): 86-92, 79, 159.
- [3] 唐丽萍,梁 丽. 适用与限度:我国就地城镇化研究[J]. 求实, 2015(7): 63-69.
- [4] 焦晓云.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困境、重点与对策探析——“城市病”治理的另一种思路[J]. 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1): 108-115.
- [5] 吴 迪. 就地城镇化模式与新型农业科技创新研究[J]. 学术论坛, 2016, 39(11): 58-62.
- [6] 徐 丽,张红丽. 农户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及其福利影响——基于四省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 社会科学家, 2016(6): 72-77.
- [7] 刘 波,李 娜,彭 瑾,杨凌示范区就地城镇化的路径探索[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1): 42-47.
- [8] 李 强,张 莹,陈振华. 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6(1): 52-60.
- [9] 李 强,陈振华,张 莹. 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J]. 广东社会科学, 2015(1): 186-199.
- [10] 陈晓红,谭 宇. 就地城镇化对区域消费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J]. 经济地理, 2015, 35(3): 80-86.
- [11] 廖永伦. 就地就近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现实路径选择[J]. 贵州社会科学, 2015(11): 123-127.
- [12] 李 健,杨传开,宁越敏.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就地城镇化发展机制与路径[J]. 学术月刊, 2016, 48(7): 89-98.
- [13] 刘国斌,赵儒煜. 论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规律[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 49(1): 151-157, 160.
- [14] 刘国斌. 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规律探析[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0(5): 50-53.
- [15] 于天福,张 琳,王亚丰. 从“亚核心”规律视角观照东北东部边境县(市)域经济发展[J]. 社会科学辑刊, 2011(1): 156-159.
- [16] 刘国斌,杨富田. 新常态下县域经济“亚核心”形成机制研究[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5(5): 56-61.
- [17] 刘国斌,杨富田.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城的“亚核心”作用机理研究[J]. 当代经济研究, 2017(3): 90-96.